

# 托派在中國

陳紹禹，徐特立等著

# 托派在中國

新中國出版社

## 目 錄

|                           |     |
|---------------------------|-----|
| 托洛斯基派是什麼……………             | 一   |
| 徹底肅清托洛茨基匪徒……………           | 一〇  |
| 論廣西肅清托王匪徒事件……………          | 二四  |
| 托洛斯基派在中國……………             | 三五  |
| 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    | 四一  |
| 托匪漢奸張慕陶就縛前後……………          | 八一  |
| 評陳獨秀的亡國論……………             | 九七  |
| 斥葉青諸托洛斯基派匪論……………          | 一二四 |
| 論反托派鬥爭……………               | 一五九 |
| 破壞抗戰的日寇走狗——托洛茨基兩面派漢奸…………… | 一七五 |

# 托洛斯基派是什麼

## 陳紹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講演

廣西學生軍近來特別注重理論訓練，連日請了許多位名人來演講各種軍事政治問題。○每天早上七點鐘，並且請聶鶴亭先生講解游擊隊的戰術與政治工作。○十七號下午，該隊又敦請陳紹禹（王明）先生演講。

全體三百位男女同學坐在抱冰堂的地上，靜穆地只有紙筆碰擊的聲音和響亮的演講聲音，把一所供着神位的大屋子點綴得非常有意思。

經過第五路軍總司令部上校秘書程思遠先生的介紹後，陳先生首先對學生軍的自願

武裝參加抗戰，艱苦締織民衆和利用血肉爭取民族生存的精神致敬禮，接着，就根據同學們的需要而講到托洛斯基派是什麼的問題：

陳先生從歷史事實和理論基礎各方面來說明和證明托洛茨基主義如何墮落到成爲法西斯走狗和偵探。陳先生指出自一九〇三年以列寧爲首的布爾塞維克與馬爾托夫領導的孟塞維克分家時起，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一切重要時期中都是或明或暗地站在孟塞維克方面來反對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的。陳先生指出當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章第一條黨員資格問題爭論時，托洛茨基便是贊成孟塞維克的。當一九〇五——〇七年俄國革命時，托洛茨基根據其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能領導農民，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和專門依賴俄國以外的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革命來幫助俄國革命的幻想，提出『打倒沙皇便是工人政府』的冒險的超階段的口號，在理論上和行動上來反對列寧所提的『打倒沙皇政府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唯一正確主張。當一九〇七——一二年，俄國革命失敗的反動時期，托洛茨基走上孟塞維克取消派的營壘，在理論上和實

實際上反對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的艱苦準備革命高潮和鞏固革命政黨的正確主張。當一九一二年革命新高潮開始到來，列寧在巴拉加召集布爾塞維克的臨時代表大會以團結黨的力量去迎接革命新高潮時，托洛茨基却聯合孟塞維克取消派及一切反布爾塞維克的派別來組織一個所謂『八月聯盟』，以反對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當帝國主義大戰時代，托洛茨基實際上是站在孟塞維克立場上來反對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革命口號的；而且在那個時候，列寧便提出根據資本主義政治上經濟上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無產階級革命有在個別國家首先爆發首先勝利的可能這種天才的理論。同時，嚴厲批評托洛茨基所提的『歐洲聯邦』的口號和一國社會主義不能勝利的理論的不實際性和反動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成功後。十月革命前不久，托洛茨基才聲明放棄自己錯誤主張而加入布爾塞維克，但在十月革命前夜，他在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會議中，過早地說出了布爾塞維克準備武裝起義的事實和日期，實際上向敵人告密。同時，並和工賊季諾維也夫康米涅夫以及布哈林和賴可夫等一起反對十月革命的起義。因此，托洛茨基並未

參加領導十月革命武裝起義的委員會。十月革命勝利後，托洛茨基雖然參加了內戰，但東南西三條最主要戰綫上，即打敗可爾卡克但尼金等的戰事，不但托洛茨基沒有參加，而且都是在反對托洛茨基主張和由列寧特授權斯達林領導的條件之下才得勝利的。當一九一八年，德帝國主義對蘇聯進攻，俄國軍隊不能作戰，即革命國家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列寧斯達林估計到國內困難和德國革命漸次成熟的條件而主張簽訂和約以救蘇維埃國家時，布哈林拉狄克等冒險的小資產階級份子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勾結起來反對列寧斯達林等的正確主張，號召對德作戰，托洛茨基當時提出『不戰不和』的口號，實際上幫助布哈林和社會革命黨人等反對列寧和黨的中央。

當軍事共產主義終結，國內轉行新經濟政策時托洛茨基主張繼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企圖使俄國工農聯合破裂以致革命失敗，遭到列寧史達林和布爾塞維克黨的嚴厲反對，當一九二〇年所謂『職工會問題』爭論時，托洛茨基主張用軍事紀律在工會內來壓制工人，加入反黨的所謂『工人反對派』來反對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黨，當蘇聯轉入和平建設時

期後，自一九二三年起，托洛茨基等便又公開提出一國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反對列寧史達林和全布爾塞維克黨及全體工農所努力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托洛茨基便公開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篡改列寧主義，和搬出早已被列寧布爾什維克黨擊碎了的所謂『不斷革命論』和『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論』來反黨。當史達林堅決繼承列寧遺志領導全黨和工農羣衆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並得到初步勝利時，托洛茨基等在一九二七年秋季便走入勾結白黨將軍，建立祕密的反黨組織，同時在同年十月革命紀念節示威時，托洛茨基信徒便公開在示威中高呼反黨和反革命，反蘇聯的口號，以致布爾塞維克黨不得不將托洛茨基等公開驅逐出黨。以後，由於托洛茨基等走入更公開反黨反革命的道路，於是才被蘇維埃政府和人民驅逐出社會主義的國家領土以外去。當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托洛茨基等與全世界資產階級同聲唱和，說五年計劃一定失敗；但是五年計劃在史達林英明領導和全國人民英勇努力之下，勝利地完成了而且超過了。托洛茨基的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被事實打得粉碎，於是托洛

茨基主義在蘇聯內部便更加成爲廣大民衆深惡痛絕的污物。因此，托洛次基便不能不在外國最反動勢力中去找取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和蘇聯人民的助力。

一九三三年德國希特勒上台以後，托洛次基於是投機宣傳說：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在國內雖然勝利了，但法西斯蒂在德國勝利，便證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要失敗。因此，托洛次基主義者必須與法西斯蒂聯合，以便取得法西斯幫助，在法西斯蒂進攻蘇聯而使蘇聯失敗時，回到蘇聯在法西斯蒂武裝卵翼下去得到政權。正是在這種理論和實際情形之下，托洛次基及其匪徒便公開成了德意法西斯蒂的走卒偵探了。

由此可見，托洛次基及其信徒自始至終是反對列寧，反對布爾塞爾維克黨的；雖然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這一期間，托洛次基曾經加入布爾塞克黨，但他在這十年間在各種革命基本問題上都是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及其領袖列寧和斯達林，結果不僅又不免被布爾塞維克黨驅逐出黨，而且被蘇聯人民驅逐出社會主義國土，托洛次基及其匪徒們到處招搖撞騙地說他們是什麼「布爾塞維克派」或「列寧」派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撒天

大謊，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行爲，從這裡可見托洛茨基主義之所以由工人運動內部的一個小支派，墮落成爲法西斯蒂的軍事偵探走卒，也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這只是托洛茨基主義不相信無產階級能領導農民和不相信農民的革命作用的反動理論的必然歸宿；因爲它既不相信工農革命力量，既不相信而且反對已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在蘇聯內去建設社會主義制度；那它必然要走到主張恢復反對勞動民衆利益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既然蘇聯工農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便不能不去尋找那種最反對工農，最反對蘇聯，最反對社會主義，最反對共產黨的最反動法西斯蒂作主人了。

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既然作了法西斯蒂的軍事機關的偵探和奸細當然他們便不能不執行軍事偵探和軍事奸細應作的事務；因此他們所採取的工作方法主要地不能不是陽奉陰違人面獸心的兩派方法。他們所採取的鬥爭手段不能不是暗殺，破壞經濟和交通，謀害工農大衆，出賣軍事秘密和出賣祖國等等卑鄙殘忍的方式了。托洛茨基及其匪徒們既

然作了法西斯蒂準備進攻蘇聯的奸細和探諜，他們僥不能執行德日意法西斯蒂的意旨，來在西班牙，中國等國家內進行偵探和破壞工作以幫助日匪佔領中國和幫助德意侵略西班牙了。至於講到中國，陳先生指出：托洛斯基及其匪徒們，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國共合作時，盡力主張國共分裂，實際上幫助帝國主義反對中國革命；但在國共分裂後，共產黨不得已而領導工農組織蘇維埃政權和紅軍時，托洛斯基及其匪徒們却又罵紅軍蘇維埃爲『土匪』，同時主張工農去參加國民會議而不要擁護蘇維埃；而現在當國共合作重新建立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時，托洛斯基及其匪徒們便又秉承日寇的意旨盡力破壞抗日救國的事業，例如日寇希望中國在抗戰時在國際上孤立，托匪等高呼『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日寇企圖用『以華制華』毒計來滅亡中國，托匪等便高呼『國內戰爭必須與對外戰爭同時並行，各階級絕對不能合作』；日寇盡力企圖首先破壞國共合作並消滅國共兩黨，托匪等便盡力挑撥國共關係，並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反對國共兩黨；日寇非常痛恨中國有統一的國民政府，托匪等便宣佈必須打倒國民政府；日寇最恨中國

統一的國民革命軍，托匪等便痛罵中國現有軍官都是軍閥和現有軍隊都是軍閥軍隊，而主張必須全部瓦解和潰散中國現有軍隊；日寇特別着重反對領導軍民抗戰蔣委員長，托匪等便拼命咒罵蔣委員長；日寇最害怕和最痛恨共產黨和八路軍，托匪便特別反對和侮黨和八路軍；日寇盡力想破壞救國會和反對救國會領袖，托匪便也特別侮蔑和攻擊救國會及其領導人。西安事變時，托匪張慕陶唆使暴徒打死主張和平統一團結抗日的王以哲將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托匪曾謀刺爲國共合作而努力的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廣西出兵抗日時，托匪王公度等公然擾亂抗日後方；現在河南泌陽縣長的托匪賈綠雲，在全國團結抗日的情形下，還公然勾結土匪，進攻新編第四軍的周俊明部隊，並殺戮愛國學生青年，所有這一切，証明托匪不但爲共產黨的敵人，而同時是國民黨和一切抗日黨派團體軍隊以及全國民族的敵人，是全世界先進人類的敵人，……云。陳先生報告後引起同學們極大興趣，向陳先生提出國內外政治問題及日常生活問題二十餘個。均經陳先生一一解答，盡歡而散。陳先生將別時，並與同學代表全體攝一影以留紀念。

（新華日報訪員慧琳）

## 澈底肅清托洛茨基匪徒

普 丁

由於伍重光先生發表了「建立統一的三民主義的思想武裝」一文，而引起了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裡面的幾位救亡工作者在「文化戰線」上的反响，展開了關於「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論戰。中山日報連續地出版了五期「民族統一陣綫理論建設」的專刊。對於民族統一戰線都有進一步的認識，研究，探討與發揚，這是好的現象。但同時也不能不指出，正如譙小岑先生等給余負三先生的一個簡單的答覆中所說：「關於理論的問題，我們準備另有所發揮，但我們認為因伍重光先生那篇論文引起論戰，雙方所

寫的文章都越出了理論的範圍』這是在這次論戰中一個嚴重的缺點；更不能不指出，由於這缺點，不自覺地給托洛次基匪徒製造了一個機會，就是進行挑撥離間民族的團結，分裂與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給日寇特務機關忠誠服務的一個大好機會！

因此，我們希望國民黨員及一切救亡工作者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不要爲日寇所蒙養的中國托洛斯基匪徒所挑撥，離間！而減少自己對民族統一戰線的信心，互相磨擦，互相責怨，這都是有利於敵人的，爲敵人所日夜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東西。

在這裏，應當清楚地指出，雙方的爭論中都有給托匪造機會的地方。

首先，在「文化戰線」上應當指出的：

「民族利益就是工農大眾的利益！」（勵鈞）

「所謂民族的利益，顯然是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大眾的利益。」（黎澍）民族利益是全民的利益，是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的利益，它包含了絕對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利益，但也包含了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地主們的利益。但它絕對不能包含漢

奸及漢奸的一支流的托洛斯基匪徒的利益——這是非常淺顯的道理。

勵鈞與黎浪二先生對民族利益的解釋自然是過於含糊了，這含糊是把民族資產階級及地主們的利益沒有放進民族利益裏面去，這含糊沒有把民族利益與工農利益有機地聯繫起來，沒有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基礎上去說明工農大眾的利益，沒有提出在抗日鬥爭過程中，逐步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人民生活的改善與抗日不是對立的，而是爲了抗戰的動員能更順利，更迅速，更積極，與發揮更大的力量。無論誰，如果對民族利益沒有這一正確的認識，便會形成「過左」的傾向。提出「過高」的要求，中國的托洛斯基匪徒正利用這「過左」「過高」的調子來分裂內部的團結，破壞統一戰綫。說統一戰綫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固然不敢說勵鈞與黎浪二先生必然受了托匪的影響，但過左的情緒，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以及對托匪理論的警惕性不夠，這是不能不要指出的！

其次，在『民族統一戰綫理論建設專刊』上應當指出的：

「實在說，漢奸沒有什麼理論，要做漢奸的人，只有腿和膝，婢膝奴顏，替日本人跑狗腿，你說他們有理論，無乃乎冤枉『理論』兩個字……」

「而且我們爲着對民族統一戰線的忠實起見，絕對不能答允破壞這統一戰線的理論的抬頭；我們對不正確的邪說，多打擊一份，即對民族圖存的力量多鞏固一份。什麼『托洛斯基匪徒』的怪名辭，不應該再搬入讀者的眼前，因爲搬得愈多，抗日羣衆便愈不了解，而民族抗戰前途，便愈受損害。這點，在犯了幼稚病的人，應該有澈底的覺悟才好！」（大公）

從「漢奸沒有理論」開始，得出了打擊托洛斯基匪徒是破壞統一戰線的『邪說』這一結論，這「開始」與「結論」都不是正確的，都是代托洛斯基匪徒開了活動的大道，大公先生主張不要再把「托洛斯基匪徒」的怪名辭搬入讀者的眼前，這分明是大公先生不相信托洛斯基匪徒是漢奸的一支流，認爲托洛斯基匪徒的理論不是漢奸的理論，這完全是不符合事實的話。

中國的托洛斯基匪徒領了日寇特務機關的津貼，秘密的發行「鬥爭」「火星」「戰鬥」等機關刊物，又公開的發行許多小冊子及一些公開刊物，無論秘密的還是公開的，都滿載了漢奸理論，不過前者是極露骨的，而後者却套上了種種的保護色而已！

且舉一些較露骨的例子吧：

『現在的中日戰爭，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與日本的資產階級的戰爭，中國史太林黨參加這次戰爭，證明了史太林黨投降了資產階級，驅使中國的無產階級代資產階級國民黨做砲灰。這表示中國的史太林黨的最後破產！』

因為中日戰爭是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戰爭，它的性質正與歐戰時候一樣，當時列寧便喚出了「祖國失敗」的口號，因為「祖國失敗」，可以削弱資產階級的力量，無產階級就可以抬起頭來」。

因此，中國的托洛斯基匪徒便無恥的要求：

「抗日要失敗！」

「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要反對資產階級的國民黨！」

「要促進中國史太林黨的最後滅亡！」（均見「火星」與「戰鬥」）

這就是漢奸理論，任何人也不能爲這些漢奸理論作辯護。中日戰爭，在日本是侵略戰爭；在中國則是自衛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都應爲完成這種神聖的任務而參加戰爭。然而，無恥的托洛斯基匪徒却主張這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要失敗，主張中國要滅亡。這正是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意旨，也是他們所謂第四國際的祖宗所給予他們的任務：「我們應當同意德國的要求，不去阻礙它佔領多瑙河流域的國家和巴爾幹半島，同時不去阻礙日本佔領中國」。

托洛斯基匪徒企圖以列寧的反對帝國主義強盜間的掠奪分贓戰爭所提出的「祖國失敗」的主張，來掩護他們的漢奸面目。這是多麼陰毒呀！當歐戰時期，列寧主張「祖國失敗」這完全是正確的，因爲俄國是在參加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侵略戰爭。這正如今